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樂部五

鼓吹樂

四夷樂

鼓吹樂

樂志曰何承天云鼓吹蓋短簫鑿歌軍器也黃帝使岐伯

所作以揚德建武漢曲有朱鷺思悲艾如張上之回擁離

戰城南至山上陵將酒進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

人出上耶臨高臺遠如期石榴務成玄雲黃鶴釣竿魏改

十二曲爲之平戰樂陽獲呂布克官波舊拜定功平南荆

平關中應帝期邕熙太和晉武改爲靈芝祥宣受命征遼

東景龍飛平王衡因時運惟庸蜀天序金靈暹夏苗畋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一

獮田天順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業隨而改之以自揚

其勲烈

又曰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以從軍也張博望入西京傳其

法於西京初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

二十八解晉以來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出關入關折楊

柳落梅花黃潭子赤枝楊塋行人十曲崔豹古今注曰漢

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知簫鑿鼓吹之常亦

以賜有功諸侯也

唐會要曰太和中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

周官大司樂主師大獻則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

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

江西汪石
琴家藏本

不津圖
書館藏
大清
乾隆
藏

振旅凱以入晉魏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又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高平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江今叅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首者其名曰備神策

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鏡吹二部笛 簫 篳 篥 鼓

每色二人 歌工 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二十四人

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

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

樂詞曰受律解元首相將討叛臣威歌破敵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辭曰聖德期昌運雍熙方寓清迄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開土欣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寶拜平賀朝歡辭曰四美皇風被千年德承清戎衣更不著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八十一 一

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詞曰至聖開昌歷候行至太社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也

及太廟門二人下馬陳列於門外據周禮大司馬云光凱樂於社禮詳禮儀明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樂吹讜諱既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於門外東設不奏歌

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伏

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冑執

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師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注曰律所以聽軍

聲鉞所以示將威吹律聽聲其次協律卽二人公服執麾

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

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諸奏凱樂協律卽舉麾鼓吹

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跪

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於門外立訖然後

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晉書曰衛瓘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又曰劉毅字仲雍轉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

入

又曰謝尚累位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往諮事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則以副鼓吹給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三

王隱晉書曰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晉中興書曰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貞日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郡立交阯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實宜加威重故刺史轍假節七郡皆加鼓吹

齊書曰武帝時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殿置鐘磬兩廂皆宴樂處也

又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巫常爲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又曰張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應聞黃閣因口自爲鼓吹聲初得鼓吹差便奏之

南史慕容珍之貴倖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孰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

又曰垣崇祖初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後爲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壽春崇祖破之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是也進爲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議給鼓吹一部

又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翁樂鼓吹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一

四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樓橋宅生自有異光頂有五岳骨常還宅范雲聞鼓吹之聲雲蒙被出視乃高祖也雲乃深自結託

梁書曰侯景卽位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馬負犧牲輦上置筌蹄脚坐焉

又曰胡僧祐字顯果爲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葺級文詞又多鄙拙多被戲謔自務尤甚後隨伐侯景廻拜領軍將軍常以所加鼓部置齋中對之人或獻言此乃羽儀公望隆重不當如此荅曰我愛之人莫不笑之

陳書曰劉仲舉字德言爲長安令政號廉平陳文帝居鄠里嘗詣仲舉時天降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外有簫鼓聲俄

而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納

北史曰余朱榮少時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當爲汝耳

隋書曰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簾樓上有翔鷲棲鳥或爲鶴形

又曰蔡徵拜吏部尙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揆量素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自如啟

唐書曰平陽公主壘特給鼓吹太常議婦人無鼓吹高祖曰往者公主於司竹園舉兵應義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功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五

宜特加之

又曰中宗時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請從婚葬之日特進鼓吹官官亦准此左臺御史唐紹上疏諫曰竊聞鼓之作本爲軍容昔皇帝涿鹿有功以爲警鼓征鼓有虛襲孔雀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唯有宮懸而無案架故知軍樂之用尙不給于神祀豈容接於闈闔哉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軍山絕峯高嶠遠望似舟船上
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皆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
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鼓吹之聲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喜遲其到詔列鹵簿

作鼓吹至闕而止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鼓吹爲治館舍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報也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

贊虞新禮儀志曰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鼓吹新禮以吉事無凶事無樂宜除吉鹵簿凶服鼓吹虞按禮葬有客車郎吉駕之明文也徐廣車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

幽明錄曰晉臨川太守謝摛夜中聞鼓吹聲兄澡曰夜者

吹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六

陰間不及存將在身後及死贈長水校尉加鼓吹

世說曰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俗說曰桓公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鳴鶴響

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都督日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爲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爲戰士愛糧也

王渾表曰吳國臨戰牙門將張秦黃辰騎督綦母倪勇捷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秦辰已亡今倪獨在昔

伐蜀有小功戰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一國而有未
得鼓吹者臣愚昧謂聖詔賜倪鼓吹存錄猛將以盡武人
之力也

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所自始蓋稟命於黃軒

四夷樂

毛詩谷風曰以雅以南以簫不僭為雅為南舞四夷之樂
大德德廣所及也東夷

之樂曰鞀北夷之樂曰禁西夷之樂曰離南
夷之樂曰任以為樂舞若是和而不僭也

周禮春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曰東方曰昧南方曰
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

樂

又曰旄人掌散樂舞夷樂四夷之樂散樂野人為之善者

又曰春官鞀師曰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師其屬而儻之

又云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七

舞東夷
之舞也

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

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後漢書曰永寧初年西南夷禪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

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大奇之

又曰陳禪字繼山為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獻樂及幻人能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

王之庭不虛作夷狄之樂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

舞助時之養

又曰舞四夷之樂明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

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方所以謂之侏離者何陽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南方所以謂之任者何陽氣盛用萬物懷任故謂之任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方所以謂之昧者何北方陰氣用事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四夷之樂所以作之于廟陳于戶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于掌中備百獸之樂婉轉屈曲于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歎忽樂府傳此末代猶在焉

風土記曰越俗飲讌卽鼓舞以爲樂取大素裨以廣尺

五六者抱以著復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蹠地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八

擊掌以應裨節而舞

樂部樂志曰龜茲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樂記有堅

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箏篳篥毛圓鼓都答臘鼓要目鼓羯

鼓谿婁鼓銅杖具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八歌曲有善

喜摩尼解曲娑伽兒舞曲小天疎勒監天竺起自張重華

據涼州重四譯來貢樂器鳳首箜篌琵琶絃笛銅鼓毛圓

都曇銅杖具等九種爲一部二十二歌曲有沙石疆舞

曲康國起自周閔帝聘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狄伏因

得其聲集器有笛正鼓銅杖等四種爲一部工一人歌曲

有三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體鼻始末疏勒安國高麗並

起後魏乎馮氏通西域因得其枝繁會其聲疎勒樂器有

豎箏篋琵琶五絃笛簫觥策峇臘鼓署鼓羯鼓雞鼓婁十
種爲一部王十二人每曲有元利苑讓樂舞曲有遠解曲
有監曲安國樂器箜篌琵琶五絃笛簫雙觥篋正鼓和銅
枝等簫小觥篋桃皮觥篋鼓署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種爲
一部王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曲有舞芝栖北狄樂皆爲
上樂也鼓吹本軍旗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
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郎魏史所謂直人歌是
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長及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離奉
方存者五十二章其名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
部落稽顙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咸可
汗之詞按今大角卽後魏代簫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之別種此
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
歌是姚萇時歌詞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
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
太子曲與北歌枝之其音皆異

唐書樂志曰樂安樂後周武帝平齊所樂在也行列方正
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詔喙獸耳以
金飾之垂髯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羗故狀

唐會要曰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內驃國王來獻凡一
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綸之詞

驃國在東南西南以天竺國相近故樂多演釋氏之詞
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舞爲起節之狀

又曰南詔樂元貞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等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皋以進時御麟德殿中閱之

又曰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

獻聖明樂曲至太宗朝伐其國盡得其樂

事見十部伎門

又曰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

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不可用但

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又曰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云其樂分散至

後魏有中原後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

中大盛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

為北齊文宣愛之每彈常自擊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厥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十

女為后西域諸國皆來賧遂薦有龜茲疎勒康國安國之

樂

又曰高麗樂百濟樂貞觀中派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

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

大風矣其百濟樂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

太常卿復奏置焉

又曰疎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絲布袍錦衿縹白絲布袴

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堅箏篪琵琶五絃

琵琶橫笛簫箏篪荅臘鼓腰鼓雞樓鼓康國樂工人皂絲

布頭巾緋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綾禪襦赤皮

鞞白襪帑舞急轉如風俗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

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卅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謹
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深露
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孟秋之月行夏
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
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至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諫曰
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亾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
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白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
伏囑三思等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
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
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七

十一

雖曰戎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
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
甚法殊魯禮襲此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罇俎折衝之
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
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後無問藩漢卽宜
禁斷

樂府雜錄曰舞有骨鹿舞胡旋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
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於毯上其妙皆若夷舞也

樂部六

宴樂

女樂

宴樂

樂志曰壽陽樂宋南平穆王爲豫州刺史所作也楊叛兒齊隆昌時有楊旻母爲師巫旻小隨母入宮及長爲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詔爲叛兒烏西飛宋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思歸所作詞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上震樂梁武帝所作有七曲鳳臺桐栢方寸諸玉龜金丹等築地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七十里唱聲相杵以鼓聲也

又曰梁武篤敬佛法作善哉天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一

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若輪十篇名爲正樂陳後主尤重樂聲遣宮女於清樂中造黃鶴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股垂歌詞綺艷極於輕薄又造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艷曲合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納形樂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客鬪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後高聲獻望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方客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又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曲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曰舞因稱四舞又煬帝更定清樂爲九部

歌曲有楊叛兒永代樂舞曲有明君子聞佛曲有萬代豐
等凡樂以聲徐者爲本聲疾者爲解

唐會要曰清樂者凡代之遺聲其始卽清商三代調是也
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製度並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作
者皆被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符堅
滅梁得之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江南及隋
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
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署商總謂之清樂西涼

等爲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矣後朝猶有六十三曲令
其詞存者有白雲公莫巴淪明君之名鐸舞白鳩子夜吳
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惱自紵玉樹後庭花春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二

江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續曲烏夜啼石城莫怨襄
陽栖烏夜飛佑客楊叛兒雅歌龍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
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

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見通典

當江南之中舞白紵淪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
江左諸曲哇淫然而縱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
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典工伎漸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
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白雲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舊樂多
或數百言明君尙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訛失與

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邱子北人也調聲已失云學

於前才生邱子亡後清樂唯歌一曲詞典詞典而音雅自
周隋以來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同龜詞樂其典度皆時

從所知也惟琴家獨傳其法漢聲及清瑟調琴瑟五代之九章獨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自唐虞迄三代皆用國子樂用替師漢魏已後皆以賤隸為之唯雅樂尚

又曰高麗百濟樂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以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

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俱得之

又曰貞觀十四年景云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古朱

鴈天馬之義制景云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為諸樂

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也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

三西京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疎勒九康國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

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為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三

十部伎今通典所載十部之樂無扶南樂祇有天竺樂聲見南嶺樂

其後分為立坐二部

師有舞三部一交樂後用平樂五大定樂亦為之公絃同軌

樂太宗平遠時所作也大上元樂高宗所作七賢壽樂武

太后所在舞時行列成字有聖超千古道冠百王皇帝萬

年寶祚彌昌八光聖帝立宗所在自安樂已下每奏皆雷

太鼓同用龜茲樂並立奏之其大庭樂加以金証唯慶雷

樂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其破陣上元慶善三舞昔易其

衣冠合其鐘磬以享郊廟自天后臨朝此禮遂廢神龍三

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補入諸邑役坐部

伎有六月敕一燕樂長文收所作也又分為四部有景真慶

善武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壽

池樂立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時居崇慶坊宅中經兩地忽

為池及卽位以宅為宮故為樂以歌其祥大小皆用龜茲

樂宗人在生於舞用雅樂之金甲自長壽以下皆用龜茲

其樂章又有陣樂詞七首中樂詞五首五方師子詞五

首南詔奉聖樂詞五首聖壽荷皇帝恩詞四首聖壽樂詞

四首太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文武順聖樂詞

九首貞觀末有裴神符有妙解琵琶惟作聖蠻奴大鳳傾

禮樂三曲登皮博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未有伎遂盛於時
暨天后至神龍之際大增加立坐部伎諸舞尋亦廢之而
矣已

又曰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
宗音樂分爲東西朋雍王賢爲東朋周王顯爲西朋務以
角勝爲樂禮畢曲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卒其客取其諡
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
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八九部器有笙笛簫篪鈴
盤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爲一部工二十人今亡太平樂亦
謂之五分師子舞師子驚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
綴毛爲之象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爲習弄之狀
五師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歌太平樂舞以從之服飾皆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四

時作崑崙象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一人五雲衣
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宮
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
並画鸚鵡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鸚鵡養之久則能言
名吉了 了音料 先聖造立宗所造也舞八十人鳥冠五彩

畫衣兼似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
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振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
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舊破陣上元慶善三
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享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

遂廢 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也 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讖樂而去

禮畢曲合着合者唯十部 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高昌燕清樂伎天竺凡十部

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一繩下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爲時重諸樂咸之小寢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樂歌和云八絃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遼隅大定也

唐會要曰貞元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定難曲御麟德殿試之

又曰汴州節度使韓弘進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又曰延載元年正月十三日制越古長年樂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儀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

表曰臣伏見開元中大長節度日四海歡娛萬年獻壽籍以陛下降誕之日有惟新之曲適遇知音臣遣成繼天誕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五

聖樂一曲夫抵宮爲調表五百之泰君也以上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四遍法二十四氣西成一歲之功也不閉沾滯之音以作中和之樂其曲縉同進士先太常人劉玠流落至潯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于此

又曰顯慶二年上以琴中樂曲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

頓絕令所可修習舊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

按張華博物志曰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各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勅依琴之舊曲定爲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

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樂府奏正典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觀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樂府雜錄曰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至駱谷聞雨淋鈴
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

又曰夜半樂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內難進軍斬長樂
門時正當夜半平韋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

又曰黃驄疊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時所策黃驄馬後因征
遼北馬忽斃上歎惜久之因命樂人製此曲

又曰得寶子者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甚謂諸殯御云朕
得楊氏如獲至寶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淑子者唐長慶初有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兼念四
聲觀世音菩薩其音諧暢感動時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
薩菩四聲乃撰成曲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六

又曰楊柳枝曲者白傳典杭州時所撰尋進入教坊也

又曰還京樂者唐明皇自蜀反正樂官張野狐撰此曲

又曰道調子曲者因唐懿皇后樂工史敬約吹觱篥初吹
道調懿皇后謂是曲子誤拍敬約乃隨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傾盃樂唐宣宗善吹蘆管自撰此曲內有拍數不
均上初捨管命樂工帝骨咄拍不中上瞋目視之骨咄憂
懼一夕而殞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姬謝秋娘
所撰後進入教坊遂改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室家子酷好聲樂落托不事生

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廊遇一娼婦舊

錦茵貨鬻次康乃酬半千獲得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老曰何處得此至寶此是水蚕所織若暑月陳于榻上可致一室清涼因酬價千萬鬻之康老獲此厚價復與國樂追歡不三數年間費用又盡康老尋沒國樂嗟歎之乃撰此曲也

又曰大郎神者天後朝有一士人陷冤獄仍籍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離別難終名怨迴鶻

羯鼓錄曰宋開府孫沆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

德宗覽而嘉之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命坐與論音樂甚

大正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七

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沆曰容臣與樂官商摧講論具狀條奏上宣教坊使與樂官叅議數日二使奏樂多言沆曾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又曠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沆對沆曰臣老年多病耳實失聰若迨於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稟務野遲衆工多笑之忽忿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卽指一琵琶云此人逆而忍兼卽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潛伺察之旋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六七年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卽令按鞠遂伏其罪笙者憂怨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而賜章綬累召對

每令察樂樂工見之悉喘怨脇不敢正視沈懼禱辭病而退

女樂

左傳襄二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史記曰孔子爲政齊人懼黎錡乃選齊國中女樂好音八十八人皆衣衣采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魯城南泉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帳前投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八

室者盧植字子幹侍講數年未嘗顧眄融以是嘉之也

魏志曰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妓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

况將軍乎

又曰曹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三十三人皆以爲妓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妓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

樂

又曰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置酒大會女倡着羅縠衣蹋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遂

奮衣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座肅然憚之

陳書曰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隋書曰房暉遠傳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着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說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中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九

唐書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闋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戎英有節婦人媠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至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餘兵強國富秦人反閑遣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客哇淫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伎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彰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墨子曰秦繆公之時戎強公大繆公遣之女樂二八與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

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引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于尊下卒
生縛之未擒則不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
若羊羊之性不若豚豚所自視之勢迫也而因怒於牛羊之
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
韓子曰晉韓公欲代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
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郭子曰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不
與人同憂注曰謝安石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西閣上愜愧宮人
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於閣上作女妓數百
衣皆絡以珠璣鼓舞連到琴瑟細妓畢備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一

漢晉陽秋曰晉文王與劉禪宴爲之作蜀樂傍人皆代禪
感而禪語笑自若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雖使諸
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何由併之
哉

夏仲御列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舟陳殊二人妍姿冶
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

又曰仲御當正會宗弟承問御曰黃帳之裏西施之孫鄭
袖之子膚如凝脂顏如桃李徘徊容與載進載止彈琴而
奏清角翔風至而玄雲起若乃攜手交舞流盼頡頏足踰
鞞鼓口衛笙簧丹裙赫以四序素耀煥以揚光赴急絃而
折倒應緩節以相羊遠望而雲近視而雪舒紅顏而微笑

啟朱唇而揚聲

世說曰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酷惡性情欲殺則愛其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百人中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向惡性者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聞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卽與之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交作於堂下婦人被羅紈婢妾曳絺紵賢良曰古彈箏鼓缶而已無妙要之音今富者鳴箏調琴鄭舞趙謳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七

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奴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共出庭前觀忽有一流星直墮盆池爛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馬最後取正入瓢中便飲之卽覺有娠遂生桓溫

世說曰王導作女妓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亦不止之笑林曰某甲者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甲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客讚之甲亦學人讚之和同時人有某令甲作主人并使喚妓觴客客未集甲先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着手中箱下先有藥方亦疏在上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八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終 吳興陳杰分校

樂部七

優倡

淫樂

優倡

春秋元命苞曰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
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
近太微而爲尊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宮中
之樂優倡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榮侮諸侯有
罪應誅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慚色

史記曰優旃者秦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于道秦始皇時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一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
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卽應曰諾殿上上
壽呼萬歲旃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故兩中立我雖短也故休居于是乎使得半相代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今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
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
而御勇士恐楚國之害秦也

漢書曰枚皋善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
自悔類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

潘安仁關中謂曰善爲
鳴戲傲語稱安陵嘲也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爲人恭謹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嘗置酒設樂弟子娛將崇入后堂飲食婦人相對作優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禹見之于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常侍顧臻表曰宋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道以履地紀反天地之順傷彛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后復高緝紫鹿又有大台山伎齊武帝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一

公賦造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狀尋省焉

後魏書曰太武旣平河西得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須琵琶監篳篥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故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代

闕諱改焉

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於真佛曲工人半上幘緋褶白舞

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令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

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烏皮鞋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

詔太樂總章鼓吹增脩雜伎造五兵角觥麒麟鳳凰仙人

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緝百尺

長趨幢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于殿庭如漢晉之

舊元帝初又增脩之撮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北齊神武
平中山有魚龍爛熳倡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
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隋書曰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
突厥染于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于
華林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竿如漢故
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口大盆器等各于掌上而跳
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
古莫儔染于大駭之自是皆于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
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
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二
衣綈綉繪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髻者殆
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西京繪綿爲之中虛六
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戲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乃賀于
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
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羅絺繡其營費鉅萬關西以
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
十里外彈弦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
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
幻術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
能自斷手足剝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

趙書曰石勒叅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綈數百疋下獄以

入議宥之后每大會使俳優着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爲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爲笑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于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后宮于俳優侏儒而爲奇偉戲者取之于房造爛熳之樂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幸德陽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來戲于庭畢入殿門激水成化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高丈人出水遊戲于庭炫耀日光以二丈絛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于繩上又踏局屈身藏形斗中鐘聲並唱樂畢作魚龍蔓延黃門鼓吹三通

入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四

賈誼新語曰衛侯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歛繁多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域堞矣衛君泣而拜其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君守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又有白戲起于秦漢有魚龍蔓延假作戲高緝鳳凰安息

五采並伍李能所都盧尋橦今之緣竿九劍九一名劍戲

車山車與雲動雷見李龍平跟桂腹旋並緣竿所作見吞

刀見西京賦吐火見西京賦激水轉石激霧扛鼎並見李龍長樂觀

象人見漢書章昭曰今之假面怪獸舍利之戲並見西京賦

列子曰宋有孫子者以妓于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趣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中空元帝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驚戲者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異伎于寡人伎無用過寡人歡心彼必闕此而進乃拘而戮之驚戲者若絕倒投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榼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幢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幢其車上長二丈幢頭安樞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爲猿騎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五

樂府雜錄曰弄參軍始因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穢和帝惜其才免罪旬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后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幹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蓋山此

大周正樂曰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剝腹胃自是歷世有之唐高宗惡其驚俗敕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

唐書樂志曰睿宗時婆羅門樂人倒行而足舞拯鋸刀鋒植于地低因就刃以脛臉中又背下吹簫葉立其腹上終曲而無傷又伏伸其手人躡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漢世

有幢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如之以盃盤舞舞詩云妍細凌
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盤舞伎梁又有長躡伎跳
鈴伎擲倒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
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高絙伎蓋今之戲
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戲今有緣竿伎又獼猴緣竿未審
何者爲是今又有弄椀珠伎弄丹朱伎歌舞戲有大面撥
頭蹋搖娘傀儡子等戲置教坊于禁中以處之

又曰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
舍利獸從西方來戲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
霧障曰此成黃龍脩丈八風出水遊戲輝熠日光繩繫兩
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
大云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八

名百戲江東猶有高絙紫鹿歧行鼈食齊王卷衣竿鼠夏
育在鼎巨象行乳神龜拊足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
川之伎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
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
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宴爲秘書省正字年方
幼小形狀獐劣而惠悟過人上召于樓上簾下貴妃置于
膝爲施粉黛與之中櫛上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
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爲綺羅翻有力猶自
嫌輕更著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以賜晏時有公孫大娘
者善劍舞能爲隣里曲及裴將軍士謂之春秋設大張伎

樂雖小大優劣不同而劇其華侈遐方僻郡歡縱亦然
樂府雜錄曰大曲出于北齊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
常著假面以對敵常繫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
爲此聲以効其指搗擊刺之容俗爲之蘭陵王入陣曲

淫樂

左傳曰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經異義

曰鄭國有善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詩二十一篇婦人者一十九故鄭聲淫也又云鄭重之音使人淫源也

又曰惠王三年邊伯石邀爲國出王立王頹王處於鄭三

牟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子國爲國客上客樂及偏聲偏舞大夫儒舞

之樂一曰諸大夫儒舞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曰也虢叔王卿士虢林父也

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不舉樂也而况敢樂禍乎今吾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七

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

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

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二門王城門殺子頹及大夫王乃入

禮記曰奸聲乳色不畱聰明淫樂隱禮不接心術

又曰奸聲惑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

又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數煩志齊音傲

僻驕志此四者淫于色而害于德

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

聲之哀者

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于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章之弁

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宋書曰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邪鄭其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宋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于放天子達于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亡從之以哀思擾雜子女蕩悅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爲環瑋會同享觀則以共趨楚舞爲妖妍織羅霧縠侈其衣疎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楊寵臣羣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誇大致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八

隋書曰裴蘊煬帝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孔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臣至是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遁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

新聲師涓所聽者也

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

之萌兆于衰矣夫樂以間山川之風以輝德于廣遠也風

德以廣之

風德者德各有風類也作樂各象其德節夏漢武之謂也

風山川以遠之

以通山川之風類以遠其德也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

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說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報末以論本務剛爲以基故其音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世之風也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后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泆流湏

呂氏春秋曰音樂之所由來遠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水者非不噉也

必笑雖笑不樂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當不樂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夫

樂有適心亦有過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

大云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九

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除則心適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爲至音高誘注曰男曰雞 曰至華

桓譚新論曰夫不剪之羌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

磨礬之桶立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

樂說曰聲放散則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驕逸則萬物荒散

商聲歌散邪官不理政壞刑罰不法而威令不行角聲憂

怒爲政虐民民怨故也民不安業猶君失政徵聲哀苦事

煩民勞君淫佚崔氏云由君邪民苦于役羽聲傾危則國

不安崔氏賦徭重其民困財物匱

梁元帝集要云古艷曲有比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

甚非正聲之樂也流風亦曰結風也

唐會要曰調露元年太子使樂工于東宮新作寶慶之曲
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真謂道士劉巢輔
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
協之兆也殺聲既多牙聲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
矣數月太子廢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久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
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估少年效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
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久為歎百年舞曲舞
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闕珠翠覆
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常于國安寺作菩薩蠻舞上益
憐之可久常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罇啓之乃金罇也時
宰相曹確中尉西門季立屢論之懿宗不納至僖宗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卽位宰相崔彥昭
委遂死於徵表

開元傳信記曰唐開元末年涼州進新曲上命諸王于便
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玄宗徵其故憲
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曲者始于宮散于商武于角徵
羽莫不根柢囊括在于宮商也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
亂而加暴夫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
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
莫不兆于斯曲也洎祿山南犯玄宗西幸方明寧王審音
之妙也

大業記曰安公子是隋煬帝將幸江都宮中所撰時樂工
笛中吹此曲其父疾廢於臥內聞泣然流涕問其子何得

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謂其子曰宮者君也此曲雖在羽
調後有一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耳可託疾勿
去其精如此

太平御覽

卷五百六十九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終

吳興陳燕分校

歌一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葉充言歌聲如柯也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尚書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几周庚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

不忘危也敕正也奉天命以臨人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理功乃赴百王之樂乃廣載歌曰元首

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廣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安以成其美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叢脞細碎無大畧曰君如此則臣懈萬事隳廢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

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脞音倉果反

又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

九歌俾勿壞六府三事之功決藏在此三者而已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政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子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其一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

未或弗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

網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子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毛詩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屨園有桃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謔

又谷風四月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禮記曰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聞其所宜請誦其所聞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二一

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能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能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膏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鯀首之斑然執女手之

卷然

又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太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

聲也

周禮春秋太師大祭祀師誓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

三

音絃謂琴瑟
歌依詠詩也

左傳哀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一顧齊人責

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辜
綏數年不

知荅齊稽首故使
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又曰昭公十三年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隣者恥

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又曰哀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

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
在萊者萊人歌之景公死

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党之士乎

又曰襄四年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

論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又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曰其重句施于禮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以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又曰漢家常以正月士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忽有流星至于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有得神馬渥注水中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

四

爲太一歌曰太一貺兮天馬下沾沾赤汗兮洙流赭今安匹兮龍爲友后伐大宛得千里爲蒲桃爲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咸生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所謂狡童者紂也民爲流涕

又曰淳于髡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髡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王會有謳歌者未友言之也

又曰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榮兮顏若荂

之榮命兮曾無我羸且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
吳廣聞之內其女姓羸孟姚也甚有寵立爲后

又曰文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山作歌
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兮以亂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
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兮呼嗟祖兮命之衰兮

又曰項羽軍壁垓下兵食少盡軍四面皆楚歌

應劭曰楚歌者鷓鴣

時歌也

項王乃歌曰漢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

乃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雖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
入紫宮

不三御覽

卷五百七十

五

又曰李惠帝所教歌兒百二十人有缺輒補

又曰田橫齊王建之親族也秦滅六國田氏悉爲庶人高
祖遣韓信破齊后定天下田橫乃與五百人深居海島高
祖卽位遣使者徵之橫與將士俱至尸鄉亭頓止橫乃奮
躍自刎而死從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輓歌起于此
矣

又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
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琴上自
倚瑟而歌

又曰班固頌論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寐產靈芝象三德
兮瑞應畲延壽命兮光此郡緣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東祠后土願視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又曰孝武帝巡狩至于盛唐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舻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高帝立皇太后廼舍戚夫人髡鉗衣赭春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鳩殺趙王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名曰人彘

又曰漢以江都王女昭君妻烏孫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絕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氊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悲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又曰燕王旦謀反事敗王憂懣置酒方載宮會賓客羣臣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術何廣兮固知中國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歌曰髮紛紛兮寘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子兮妻求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又曰廣陵王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有實使者反及置

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豐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入
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王自歌曰久生兮無終長不
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爲苦心可用爲樂兮心所喜出入
無慄兮爲樂極蒿里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兮庸身自
折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注云聲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是也

謝丞后漢書曰祭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東觀漢記曰朱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七

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之

后魏書曰鄭道昭字億伯兼中書侍郎從征河北高祖饗
侍臣懸匏于大竹堂道昭兄懿居侍坐樂作酒酣高祖乃

歌曰日月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懿

續歌曰願從聖主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歌

曰雲雷大振兮天地闢率土來賓兮一正歷邢巒歌曰舜

舞干戈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

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

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

江沼寧知大化兮光四表

吳書曰留贊初爲將臨敵必先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

右應之乃進戰

晉書曰三月上己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市樂太尉賈充問曰卿能爲土地曲乎統曰百姓懷君恩作慕歌爲孝女曹娥作河女之章爲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作之充曰善乃以足扣舷舡引聲轉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激天雲雨響集充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泣交下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

又曰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酣歌之聞者流涕

又曰應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事時政今不一諸蠻怨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

八

望並謀背叛詹召蠻會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后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始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彫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又曰山簡傲誕好酒嘗止襄陽習公池日晚醉歸自歌曰山公時一醉遙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頭問葛强何如并州兒

晉陽秋曰高祖代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會墓次父老故舊讌飲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逋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鄧粲晉紀曰太子洗馬郭誦字敬言嘗入洛觀伎人歌言住石崇問其曲誦不知崇笑卿不識曲邯得言佳誦答譬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姓名然后知美崇無以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初苻堅二十五年滅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后庭冲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美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一雌與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乃出冲冲卒爲堅賊

又前燕錄曰慕容廆分涉歸分戶以封長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廆嗣位而二部馬聞廆怒遣使議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鬪傷渾曰馬飲食水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

九

草鬪其常性何故怒及于人兄弟至親而鬪起于馬當去汝萬里于是遂西移八千里廆后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廻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衝突山谷如是者十餘日此非人事遂附陰山面黃河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于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及攜垂僭號以爲輦后大曲

孟嘉別傳桓溫問嘉曰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晉書曰孝武太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章郡亦是太元乎則子夜此時以前人也

齊書曰蕭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也

梁書曰羊侃有妓孫荆王能反腰恰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唐書曰劉禹錫泛朗州司馬鑾俗好巫每淫詞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爲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澗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又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受于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習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亂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

樂部九

歌二

家語曰孔子厄于匡謂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錦文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季桓子受女樂君

臣荒淫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

祭肉名也

俎于大夫孔子

遂行作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褻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在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一

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歌汝爲我和和適宐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小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自見而問焉何故而乞與之語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分得同血氣與而異息若莽草之有華實樹木之有根心離處而通憂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塗山恐時日暮吾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政也塗

山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麗麗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

吳越春秋曰採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歌
辭曰嘗胆不苦味若飴我今採葛以作絲

又曰越王入吳與諸大夫別于浙江遂登船徑去中流反
顧越王夫人乃受船而哭鳶啄江淮之蝦飛去者復來哭
訖卽亟之以歌其辭曰兩飛鳥兮鳶鳥何居食兮江湖水
中盡兮曰蝦去復反兮嗚呼始事君兮去家中我命兮君
都中年過兮何辜離我國入吳妻爲婢兮夫爲奴歲迢兮
迢兮難極寃痛悲兮心惻嗚呼哀兮不食

越絕書曰吳伍子胥走至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
知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衆人知之卽歌而往過之曰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一一
炤炤侵已于施子期甫蘆之子胥從復歌曰心中悲曰已
施子可渡河不出爲船到卽載入船而伏

戰國策曰齊人馮驩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
受之有頃倚柱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出無車又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遊蘇閉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蘇
門生莞爾而笑籍旣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乃假蘇
門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
蔽不見陰光代爲雄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歌曰天

地解兮六合開星辰貫兮日月頽我騰而止

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

尚書大傳曰維五紀奏鐘石論人聲如放散及乃鳥獸咸

變于前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勃然韶樂興于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熒然乃作大唐之歌從猶灼也

美堯之歌者三年乃昭然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為

賓客而雍為主人雍雅皆樂章名也賓人始奏肆夏納以

考成如前尺八時也納諸薦獻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既

使匡攝天子之事于祭祀遊之祭賓樂正道贊曰尚考大

室之義唐為虞賓尚考猶言右考謂往時也大室明堂之

先為舜至于衍于四海衍猶溢也言舜之福天下至成禹

之變垂于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和氣之禮縵

縵兮教化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明明八伯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子一人帝乃再歌曰日

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凡誠施予論樂配天之

靈遷於賢聖莫不咸聽長乎鼓之軒乎無之精華已竭襄

裳去之于時八風循湧卿雲萊萊蟠龍償信于其歲蛟魚

躍踊于其淵龜魚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

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而肉角豈天之妖

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泣曰子之于人猶麟仁獸

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又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作丘
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山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而
不復自嬰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于是
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善天下
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孰識之哉乃歌曰大
道隱兮禮有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說苑曰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四

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曾皙聽其歌令

和
莊子曰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歌謦不糝顏色
甚憊歌於室不輟

又曰子桑戶孟子反禽張三人相與友有間而子桑戶死
相和而歌子貢曰臨戶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是惡知
乎禮意也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
足矣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乎巨室而我哭之
是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夾曳履而歌商頌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夏侯淵辨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則有龍袞之頌

古今樂錄曰周文王時鳳凰鳴書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堯郊天地祭神如在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又曰帝堯之世民樂無事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以作歌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此歌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十五

又曰秦始皇祠水神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羣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時有娥之女覆以玉筐少選視之鸞遺二卵五色北飛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于東陽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來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心有殃孔甲取其子歸曰爲余子誰敢殃之及成人幕動折斧破斬足孔甲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征荆辛余靡長且多立爲王右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殞于漢中辛余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周公侯之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懋甲從宅西河追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蓋四方之歌也

又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爲布衣徒步不與遠
方交通衣食才得自足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杵每以
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以操
飲畢輒掛于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許由尙以爲
繁擾取而棄之以清節約聞于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
璽禪爲天子于是許由喟然嘆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
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散髮優游所以安己不
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有愧還以狀報堯堯知由不可動
亦已矣于是許由以使者言爲不善乃臨河洗耳樊堅見
由方且洗耳問之耳有何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
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爲天子堅曰尊位何爲惡之由曰
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當作九州伍長乎于是樊堅方且
飲牛聞其言而去恥飲于下流于是許由各布四海堯旣
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
萬物還普月日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嘆彼
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余欽明傳禪易祖
我樂如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綠高山甘瓜施兮棄綿蠻
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其后許由死遂壆于

箕山

又曰周大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
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昌昌卽文王也古

公寢疾將死國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我

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于是
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托爲王採藥后聞古
公卒乃還奔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于是
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養
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刑
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垂涕
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優游仰覽
俯觀求膏腴之處適于吳牽以仁義化爲道德荆越之人
移風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后季歷
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旣徂長賢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
懷追念伯仲季我何如栝桐妻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台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七

閣旣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恩南隅瞻望荆
越涕泗交流伯兮仲兮逝彼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又曰拘羗里者謂紂拘文王於羗里也文王未能政時候
修道德百民親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聖於是時崇侯虎

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譖文王於紂曰

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不
君君宐慮之紂曰冠雖敝宐加於上履雖新宐處於下文

王雖聖安可尅我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
於羗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适
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贖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

者言欲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

內經歷風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于紂
陳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嘆曰嘻哉此誰寶散宐生趨而
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于寡人何其厚也立出
西伯紂謂宐生譖岐侯者長鼻夬耳也宐生還以狀告文
王乃知崇侯虎譖之文王在羑里特演人卦以爲六十四
作鬱尼之辭據于石困于蕪黎乃由儂作歌章曰殷道溷
溷浸濁煩兮丹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諛言兮閻
閻之虎使我鶩兮幽閉牢獄誰其言兮無辜極桎誰所宣
兮遭我四人皆憂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忠兮於皇迄命
遺后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下不喪兮遂
臨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八

又曰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却觀
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爲兵事習用于戈莊周儒士不合于
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于山岳后有達莊周于湣王
遣使齎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
何辭之爲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絲食之以
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后當此之時
雖欲還就狐憤寧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渴不求飲者
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聲歌
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吸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飢
不索食避世侯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宜當岩岩之
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未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楊泉物理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屍相支
柱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吳人好作爾汝歌頗能否皓正
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隣今爲汝作臣上汝
一盃酒合汝壽萬春

琴操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漢元帝時獻入后宮帝以妻
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禾萋萋其葉萎
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旣得升雲徙倚惟房志念幽沉不
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峩
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一

九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寶于天德九辨與九歌以下馬開

始歌九招招于移之野

美人守天瑞上
德天樂下也

帝俊八子是始為

歌帝俊即
帝舜也

大元貞經茅盈內記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會祖

于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昇時其邑謠歌曰神仙

得者茅初乘駕龍昇天入秦清時卜神州戲赤城繼世而

往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乃有尋仙之

志因改臘曰嘉平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楚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敬鬼神好夜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俗

人祭祀之禮其辭鄙陋為作九歌之曲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時每

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于敗亡以論人之進

退當有節奏

又曰百里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

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富行時烹牝

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因尋問之乃其妻

世說曰王曇孫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王郎能

歌謝公甚欲聞之而王郎名家年少無由得諸妓又具向

王謝公意后出東府七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着袴
褶騎馬住上山下廣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
舉頭看此林卒曲便去十山上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也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靚劍履躡鳥立乎
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
襄城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
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織
而歌曰今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同舟山有樹
兮未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舉綉被而覆之
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遵彼北
太平御覽卷五十七十一
二

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噫兮遼遼
央末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馮不得

劉向別錄曰漢興已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益動
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辭序曰楚妃嘆莫知所曲楚之賢妃能立德
着勲垂名于后者唯楚姬焉故爲辭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
其才而憎以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更楚人
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歎始而曰下里
巴人唱而和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薤露國中唱之而和
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

走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而其和者彌寡
穆天子傳曰宴西王母于瑤池之北西王母爲天子歌曰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開之將子無死尙能
復來天子荅曰子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比及三年將復其野
又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於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曰黃
之池其馬歎沙音普黃之澤其馬歎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命侍女法嬰歌立雪曲曰大象
雖云寥我把天地披雪染虛輿儵忽適下土秦直虛中唱
始知風塵若願禱三日半若精六閣下上元夫人自彈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林之璫鴻立駭洞清音零明乃奏步立曲其辭曰黃陟貞
道騰步登天霞負笈造天闕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真
人列如麻流星清颺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闌林闕碧室起
瓊沙丹台結空構睚眦生露華誰言終有終扶桑不爲杳
王母命侍女田四非荅歌其辭曰晨登大霞宮浥此玉蘭
水夕入玄圃國採藥移瓊玕濯足瓠瓜河織女並津盤又
曰吐納抱景雲味之當一冷朝發汗漫岸暮宿勾陳垣莫
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召欲殺之津
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
起故禱江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酒飲沉醉至于此矣妾願

躬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媢願備員遂與渡中
流奉阿激之歌歌曰昇彼阿兮西觀清水揚波兮杳冥騰
求福兮醉不醒詠將加兮妾心驚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
棹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爲夫人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辟之不應連見逼乃逃入山中
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怒瑀不
與言使就伎人入列瑀善解音能鼓琴撫絃而歌曰奔奔
天門開大魏應期運清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知己
死女爲悅者玩恩义苟潛暢他人焉前亂爲曲既捷音聲
殊妙太祖大悅

淮南子曰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陵陽非歌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四

拙也各聽異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爲商旅將任車

賦社

也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聞門甯戚

叩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粲
白石爛短褐單裳長止斲生不逢堯舜禪終日飢牛至夜
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
非常人也命后載之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歇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
危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哉

韓子曰宋王築武宮謳唱行者心歎築者不倦王召賜之對曰臣師射矜之謳賢于臣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甚倦王推問對曰臣度其功美四板射矜八板師甚堅美五寸射矜二寸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于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望之予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試往訊之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太二 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五

列女傳曰魯寡陶嬰者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之嬰聞作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人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况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韋昭洞歷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

歌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斥宮齊唱聲入霄雲

又曰賈佩蘭說在宮中時常以絃管歌舞相娛薛爲奴服

以趨夏時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吹笛擊吹上云之曲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來也

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坛候王母王母至與宴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遠梁三匝乃一旁梁草樹枝皆動歌之感也

張華博物志曰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館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

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開其阪紆迴不知高几里欲上首七日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不處數十萬止有清水四注流下倍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壑遙望秦川心肝斷祀

黃開武陵記曰有綠羅山側岩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六

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岩若雪松如挿翠流風叩阿有
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 層石構兮巖義
朝日麗兮陽岩落景梁兮陰阿彰壑兮生音吟巖兮相和
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綏攬兮咏歌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鳴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
歌之巴東三峽猿鳴三聲淚沾衣

鄭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乘車
從下過見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甚善而莫知所

由故名歌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遊歌

歌其聲斗力強

其聲重重也 僅僕于月下撫發烈謠

美以今

刻太山秦州記曰隴山郡隴山其上懸注溜於中嶺泉亭
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有人昇此而歌
紀義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野
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採薪于此女坐泉
處牽挽不動遽告冢比還唯見清泉湛然母女云好音樂
乃作絃歌泉擁迴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
娶室而善歌聞者莫不洒淚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
因命鄉里六七人與上山穴中隣人辭歸老人歌而送之
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餘音傳林數日不絕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七

建郡林水響遏行雲餘音傳林數日不絕

因命鄉里六七人與上山穴中隣人辭歸老人歌而送之

聲差而善響則音莫不洒淚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

臨城之隴山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野

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採薪于此女坐泉

處牽挽不動遽告冢比還唯見清泉湛然母女云好音樂

乃作絃歌泉擁迴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

娶室而善歌聞者莫不洒淚年八十餘而聲逾妙及病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終 吳興陳杰分校

歌四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索我凰時
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房室邇
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

崔琦四皓頌曰昔商山四皓者蓋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玩黜儒術
詩書是焚于是四公退而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透進膳
膳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三

一

曹植嘗為琴調曰嗟予此轉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
北越七阡願為林草秋隨野火燔礪滅豈不痛願與株
葉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有女獨處婉然在牀竒葩逸麗素姿
艷光靚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君子無乃遠乎遂設
旨酒進鳴琴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撫絃而為幽蘭之
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傷情悲彼君子
兮來何遲日將暮兮華髮衰

魏文蓋繁欽書曰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瓊姑年九歲夢與
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急切體若飛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
祖于北園博延眾賓送奏名倡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

于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衆倡騰遊羣賓失席然后修容
飾粧改曲變席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于是鄉風
振條飛霧成霜可謂聲協鐘石氣應風律網羅韶濩囊括
鄭衛者也

繁欽賤與魏文帝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
聲與葭同音自上呈見果如所言卽日使其觀試乃知天
壤之所誠有自然之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
細不幽散聲調美曲常均

國史補曰李袞善歌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
而至乃邀致賓各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爲盛會
給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袞被衣而出滿座皆笑少頃命酒

太平御覽

卷五十四

二一

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
李八郎也乃羅拜之

樂府雜錄曰踏搖娘者生于隋末夫河內人醜貌而好酒
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爲怨苦
之詞河朔演其曲而彼之管絃因寫其夫妻之容妻悲訴
每搖其身故號爲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
也

又曰開元中有人許子和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
元末進入宮因以承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
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歿后十載曠其人至永新始繼其
能每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轉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

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賜大脯于勤政樓觀者數十萬衆誼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慢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噫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自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欄于小河上忽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故歌也乃登舟省之因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后士人卒與之京師終于校敘間

又曰古之能者卽有韓娥李延年莫愁

莫愁者女子也樂府詩云莫愁在何

處莫愁石城西船子打兩槳橫送莫愁來

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發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二

至喉乃噎其詞卽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卽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又曰大歷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丐于衢路因遇

將軍韋青所居

在昭國坊南門也

青于看街窻中聞其歌喉嘹亮

仍有美色卽納爲姬其父亦舍于后戶優給之乃自得其

藝穎悟絕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

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

屏風后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

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子弟久

會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

請相見嘆伏不已遂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

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
尋爲才人一日內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子上前嗚咽
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
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上嘉嘆之久之卽贈昭儀
韋青者本土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
青官至金吾將軍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
雲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墮攀塞外征夫久未還
蓋慮思道之詞也歌歇上問有舊人乎逮明爲我訪來翌
日力士潛求于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子弟也其夜
上復與乘月登樓左右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四

命歌涼州詞貴妃所制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
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于人間者益加懇切焉

又曰樂工李龜年恃恩遇于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

于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制度甲於都下

今裴晉公後子定鼎門南

別墅號綠野堂

其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爲人歌

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劉叔敬異苑曰臨川韞包死數年忽遇南豐相沈道襲其
飲其歌笑甚有倫序每歌去花盈盈止聞行當歸不聞死
復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

著相見婉見著忻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與之坐撫琴

而歌曰登廬山兮鬱嗟義晞陰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
靈波欣良會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歌畢婉便還去
搜神記曰淮南王安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
公詣門求見王曰郡蛾子復求也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入
童子王更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
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
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玉
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幽明錄曰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
火因投寄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止宿女
自伴夜共彈琴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荅彈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三 五
絃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援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
阿登

又曰吳縣費升爲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
哭入埭向一新塚哭日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
至夜升彈琵琶令歌女曰有喪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
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遭良契寄忻宵夢間中曲
云成公從儀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下
曲云佇我風雲會正俟今夕遊神交雖未久中心已綢繆
寢處向明升去顧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獵人至羣狗
入屋于牀咬死成大狸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韓重乃夢于

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亡葬闔門之外重三年歸聞其死哀慟至玉墓所玉忽見重與言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恐多悲結生疾歿命黃墟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有兵車辛苦之辭后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折揚之應也

續搜神記曰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赭衣袴布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三

六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有

青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韓詩曰飢

者歌食勞者歌事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

升歌鼓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唐詩善歌者見呂氏春秋秦青魯退行雲擊振林木

薛談秦青齊人餘音達梁三日已上之三人列子也王豹處於淇河西善謳縣駒

齊右善歌瓠梁見淮南子魯人虞公見劉向別錄李延年見漢書古歌

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便

緣水阿阿採菱下里巴陵並見襄陽耆舊傳八關葛天氏及梁元帝集要之歌而

見呂氏春秋也唐歌帝壘南風卿雲並虞舜歌漢歌曲有大風高祖所作芝

房白麟朱鳳交門天馬房中已上並文帝歌見漢書也盛唐縱陽武帝

漢人古樂府有清行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魏武帝作朝歌

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后緩聲歌行擗歌行鞠歌行放歌
行蔡歌行陳歌行

又古今樂錄曰晉宋已后歌曲有淫豫歌楊叛兒歌南齊

賢母為師入官童謠呼為楊婆兒姿為反扶風歌晉劉琨作百年歌晉王道中陸機並作白日

歌宋沈攸之所出亦落日九曲歌宋何遜天作採葛婦歌越人

作桃葉歌晉王獻之所作碧玉歌晉孫作同聲歌漢張衡作四時歌出子

子夜歌古有女名子夜迨此歌子聲歌亦名捉住哀悲知古曲白紵歌起于吳孫皓時

作襄陽白銅鞮歌前溪歌晉車騎將軍沈元所作嘆聞歌晉穆帝初轉呼

嘆因團扇歌以為名

晉書曰中令王珉與嫂婢有私愛甚篤嫂知捶撻之婢素

善歌而珉之好提白團扇因見珉之歌曰白團扇顛顛非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二 七

昔容羞與郎相見願得隨郎手因風從方便后人因歌之

丁督護歌彭城內史徐達之為魯軌所殺府內督護丁睥

收殯歛之達之妻普公主呼問事每門輒嘆息曰丁督護

其聲哀切后人因為曲焉懊惱歌崇安初人間訛謠之曲

又云石崇為綠珠作古有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末太頑

謂之中朝曲也

樂部十二

舞

舞

毛詩賓之初筵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僊

僊

又宛丘曰東門之枌刺陳公也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歌舞于市井爾

尚書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

千楮羽
騶也皆

舞者之
所執也

又顧命曰亂之舞衣在西房

孔安國曰亂之所
為舞者衣中法制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一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建師及鼓譟前歌后舞

禮記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

觀其舞知其德

民勞則德薄鄒相遠去舞人少也
民逸則德盛鄒相去近舞人多也

又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

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朱于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憤褐而舞大夏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

象成功而
為樂者也

惚干而立

總持干楬
山立不重

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志在
鷹揚

武亂皆坐周

召之治也

武亂武之禮也皆
坐以象其人無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

象觀兵盟
津時也

再成而滅商

成猶奏也再
奏象克殷時

三成而南

諒紂已
而南也

四成而南國

是疆有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六成而復

綴以崇天子六姿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夾振之而四

伐盛威于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大鐸以為節也武舞戰也象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

四伐一擊一制為一伐也

周禮曰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悛舞

悛音拂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

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室也旱暵也春官樂師掌教國

子小舞謂以幼少時教舞舞內則曰凡舞者有悛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于舞有人舞鄭衆云悛舞者金羽舞者折羽也皇舞者以羽謂覆頭上衣飾

裴翠之羽旄舞者鹿牛之尾于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

以悛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尾兵舞以于星辰以人

舞于持之是也皇維五錦羽如鳳凰已凡四方之武任者

持以舞也人舞所執以手袖為威儀也

大平徧覽 卷五百七十四 二

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帥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有持羽吹籥舞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曰祭祀則鼓羽籥

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執舞也

之舞鼓之者恒賓饗則亦如之

又曰地官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也夷樂四夷之樂

也 左傳隱公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又莊公曰王子頑樂及徧舞

又昭王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也故自八已下公從之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聞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論語八佾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

史記曰沛公項莊入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沛公

又曰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后三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三

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族帝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師經撫琴魏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經曰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悅掛琴于室爲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詔御史蓋聞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廟史奏文始伍行之舞

漢書曰李陵在匈奴置酒與蘇武別曰吳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屬之

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武者本舜韶武也高祖更名曰文始

士不相襲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弟延年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人乎平陽公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又曰平息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賀酒酣樂作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一坐皆笑蓋寬饒劾之長卿爲列卿而爲沐猴舞失禮許伯爲謝乃解

漢書曰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清陽朱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四

明西皓立冥雲翹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伍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立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徒及歸將就還路伍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之密告邕怒于囚放謗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

吳書曰凌統怒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仇之嘗與呂蒙舍會酒酣乃以劍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上之也因操劍持楯以身蔽之后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中洲

又曰陸遜破曹休上與羣僚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
麗子裘賜之

又曰陶謙爲舒令郡守張磐謙恥爲之屈磐舞屬謙謙不
爲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宋書樂志曰鞞舞之曲未詳所起漢代已于燕亭用之矣
故曹植鞞歌漢靈帝時有李堅者善鞞舞遭亂播遷帝聞
其舊枝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繆故知異代之文未必
相襲也

后魏書曰嵇康生性氣羸武元憚之康生知之懼不安肅
宗朝太后于西林園宴文武坐酒酣送舞次至康生乃爲
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顧視太守舉手踏足矐目顧首爲殺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五
搏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書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母聽樂鄙鄭衛聲詔太常習
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惣樂工闋
于庭定立于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
士李珣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
也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西詩吟罷益喜因賜禁
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

晉中興書曰殷融弘遠爲司徒在西屬飲酒喜舞終日嘯
咏未嘗以事務爲懷

齊書永明中舞人冠幘平簪筆武帝曰簪筆蓋以記事受
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服朝衣而足綦譙于是去筆

江表傳曰孫權請顧雍父子及孫譚爲選曹尙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極忻譚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后以爲恃恩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汝也

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悅舞蓋出于三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音者也

魏名臣奏王朗表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所以樂君臣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合鼓舞者繞身若還曾繞摩以宣地扶于阿那動容轉面轉更夜面竟更爲也使媚擬神若秋藥被風藥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六

弱髮若結旌卷而復舒駿馳若驚

周穆王傳曰有偃師者縛草作人以五彩衣之使舞王與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國史補曰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進之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中韋緩咲曰何用窮兵黷武雖詠諧必有爲也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后八子始爲舞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后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所以

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珥其仁當尚德行以斷斬也

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侑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干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佾八人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餉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震之台乃召二人在側時香風歙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綏屬拂之背舞容冶妖麗靡若鸞翔而歌聲輕下乃使佾人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遠梁動木足加焉其舞曲一名太平御覽

卷五十七十四

七

縈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次日集羽言婉轉若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有懷言支體緬曼若入懷袖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昭范請公之弁酌公曰諾告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起舞太師曰我不習昭曰調成周之樂吾爲之舞太師曰瞋臣不習范昭趨而出公問晏子曰昭非不知禮也欲慚吾君臣公問太師太師曰成周之樂天子樂范昭人臣而舞之臣故不爲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慚其君欲犯其禮而太師識之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陽多滯伏民氣壅闕故爲舞以宣導

之

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
二女童鮮衣帽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
藏之花折而后見對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雜錄曰開元二年上于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
之皇帝梨園子弟明皇在位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爲左
右部目爲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者律之
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閒
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曲奮首鼓尾縱橫應
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舉一榻壯馬
舞于榻上樂工數十人立于左右前后士衣以淡黃衫文
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嘗命舞于勤

政樓下其后明皇旣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閒祿山嘗觀其
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十匹置于范陽其后轉爲田承
嗣所得而承嗣不知雜于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大
享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妖擁箠以擊之馬
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尙存故態廐吏遂以爲怪白承
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益整鞭逾加終斃于櫪下時人
亦有知其舞馬者懼田暴逆而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
春秋已高常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常逐從禽
今何不爲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悲
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入宮中楊貴

如遇之甚厚亦遊于國忠及諸姨宅上之制所以受會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所以因陽氣而達物也

續搜神記曰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荊州辟爲別駕不就隱遯養志當志田舍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一丈黃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嘗見韶舞否且舞且去尋逐徑向山山有穴纔容人卽入穴何亦隨之見有良田數十頃遂墾作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盤酒器也而名晉世寧者言時人苟且酒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在手也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于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于馬上舞十二年攻烏踰頓一戰斬踰頓首擊馬鞍于馬扑舞

三巴記曰開中有渝水資民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買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卽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名一名旋波一名提漢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婉妙絕曠古無倫或行無迹影或經年不飢

又曰舞者樂之容也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

鸞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元中
有公孫大娘善舞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
又曰開成未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肢不異女郎也
古今樂錄曰白苧舞安辭有中袍之言苧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

晉徘徊歌曰交交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苧疑白緒
卽白苧也

釋智匠古今樂錄曰大壯之舞曰武舞大觀之舞曰文舞
通禮儀纂曰漢儀拜陵食舉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
青行奠獻及荐服玩禮畢再拜退而已拜陵奏舞漢代辭
禮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十

又曰古者臣于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后魏以來臣受恩
皆以手舞足蹈以爲歎喜之極也

唐會要韋萬石曰武舞真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響奏武
舞之樂旣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尅靜
開中三變冬夏賓伏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服
六變位會崇象立還振旅

又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任雅相許國師張延
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闕雄上官儀等讌于城門
官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親征遼東用武之
勢也

又曰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陽城南樓賜宴太

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
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后園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后用此舞
餘祭並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環進聖主還京
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于樂府

沈志曰江右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儉其歌非吾辭也
皆陳于殿庭賜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見日府舞成言自亮
鳩沈曰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
也

又曰公莫舞今布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七

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莫害漢王今之用巾蓋象項
伯衣袖之遺也

曹植鞞歌舞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鞞舞曹亂
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
異代之文未有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
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歌亦五篇人鐸舞歌
一篇幡舞歌一篇歌舞伎六曲兼陳于元會今幡歌舞歌
辭猶存舞並闕鞞舞卽今鞞扇舞也今謂巴渝是地名鞞
扇是器名也

曹植鞞舞序曰晉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按杯槃舞今
之齊世寧也

張衡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

王粲七釋云七盤陳于廣庭

宋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閒開于繁扇鮑昭云七槃舞長袖
皆以七槃爲舞也

大正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四終

吳興陳燕分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

樂部十三

鐘

鐔千

鐘

釋名曰鍾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說文曰鍾秋分之音物中成也

易通卦驗曰人主冬至日縱入能之士擊黃鐘之宮則人

主敬善公卿大夫誠信

禮記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

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一

又樂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

周禮冬官鳧氏曰鳧氏為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

出多弁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

太厚則聲不發

已薄則播

大薄

則聲散

侈則柞

林讀為柞柞然之柞聲大外也

弁則聲鬱

聲不舒揚

長甬則震

鐘棹

則聲不正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淺則躁躁易竭也

鍾小而長則

其聲舒而遠聞

深則安安難息

又曰鳧氏為鍾兩樂謂之銑

又曰磬師長教擊編鍾

又春官曰鍾師掌教金奏

擊鍾以為金奏謂鑄鍾也

左傳襄二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遂入郕

又襄六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

焉曰異哉而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其君

以在此也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鷙之巢

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也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而未已

也

又曰秦人賂晉侯歌鍾二四注曰四列也懸鍾十六為一

四二四三十二板

又昭五曰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伶州鳩曰樂天

子之職夫音樂之典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有風以作樂

大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二

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櫛究則

不感不充滿人心也櫛則不容容心不堪容也心有是感感實生疾今鍾

櫛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師每飯擊鍾

又曰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鍾

爾雅大鍾曰鑪其中謂之剽音颯其小者謂之棖音設部日鑪一曰

鑪

國語曰晉克潞之後秦杜回敗晉攻魏穎以身却退秦于

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之景鍾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鍾成伶人告

和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爲和
今民莫不怨恨彥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臣不知其和

曰大林無射嗣也

漢書曰高祖廟有十鍾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後漢書鄭司農曰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以擊處也舞縣謂之旋旋蠱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懸之

魏志曰初漢銅鍾王柴巧意多所造作杜夔令工鑄鍾其聲濁清不多故毀改作王甚厭之白太祖太祖所取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王之妄也

晉書裴頡令荀藩終父勗之任鑄鍾磬以備郊廟

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聲如雷俄頃崖崩有銅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三

鍾十二

趙書曰將軍張珍領郡縣民丁萬人徙洛陽六鍾鍾簾九龍翁仲銅馳飛廉鍾一沒盟津中

蕭子顯齊書曰張環字祖逸吳郡吳人父承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承以爲大極殿前鍾聲嘶承答曰鍾有突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十六國春秋曰石勒耕輒問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勒至平原常在平人師驢家爲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龍魚成際四道已成當際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彰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又聞鼓角之聲勒又以告諸奴又聞之曰吾初在

家恒尚如是諸奴白驪驪奇而悅之至是衆歸焉

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鑲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鑲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肢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鑲然後加手鑲似夾鍾也

管子曰黃帝作五戶以正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三曰黃鍾漁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鍾鍾隱其帝五聲既調然後作五行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鍾鼓不鳴寡人之性也國家之不久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也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廟自是以來子產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孔子曰若鄭簡公太平御覽

卷一百七十五

四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城西北二面帶河河中對城西北角水涌起銅鍾翁仲頭髮常出水上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髮不復出唯見水異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木在城內大司馬門外爲賊所徙當西入關至此而沒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爲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慎子曰魯莊公鑄大鍾曹翽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鍾大君

何不圖之

鬻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之政曰教寡人以蒙者擊之鍾

韓子曰叔孫相魯有子曰孟丙豎牛姬之叔孫爲丙鑄鍾
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敢之請文欺之
曰吾已爲爾請之矣爾使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
擊鍾遂怒之丙出奔齊

尸子曰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况於人
乎

晏子曰景公爲大鍾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朝

曰鍾將毀之鍾果毀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鍾大不以
大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五

禮故曰將毀仲尼曰鍾大懸下氣上薄故曰將毀常騫曰

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毀

韓子曰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鑄大鍾遺之方車二

軌仇由大悅除塗將內之赤章曼之諫曰此小所以事大

也今以大事小兵必隨之仇由不聽聽曼之因斷轂而馳

至齊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

許慎注曰刻簾爲九龍
懸鍾也以于云毀十龍

鍾之

又曰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雥

許慎注曰
族聚也鍾

聲如雷震
雉皆應之

又曰孟秋之日西館御好白色白採撞白鍾故處西宮

又曰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彰

遠而彰者
磬石也
音清

山海經云豐山者有鍾霜降則鳴

又曰炎帝之孫皓峻生鼓延是爲鍾

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未央宮殿前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對曰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對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聞銅土之子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毋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六

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郭延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鍾六枚父老云曾有欲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綿輓之鍾聲震地咸懼不敢復犯六齣鄴中記大面廣外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鍾六枚上有古文科蚪書人莫能識

晉潘岳關中記曰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鍾在長安夏侯西征欲徙詣洛陽重不能致懸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顓頊居位文德者則錫以鍾磬武德

者錫以干戈

戴延之西征記曰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形壤紐作獅子頭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二丈厚八尺大而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周繞其外

唐書制曰凡私家不設鍾磬三品以上女樂五人五品已上不過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吳時於江水中得鍾有百餘字募求讀者並無人曉

樂叶圖徵曰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鍾調則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位有大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七

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鍾宋均注曰不過能位量能授爵者有罪鳴鍾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月金爲聲也鐻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

異苑曰魏時殿前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

說苑曰鼓法天鍾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簾傳玄歌辭曰雷師鳴鍾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允聽王父

險東廂

三禮圖曰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筭簾爲編鍾特懸者謂之

鐻

又曰鐺鍾者鍾之大者也形如鍾而大耳其筭亦一枚而已

三輔黃圖曰始皇筭簾高三丈鍾小者千石
通禮義纂曰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軒懸三面歌鍾三四判
憑懸兩面歌鍾二四特懸一面惟磬而已

又曰圖鍾夾鍾也於位在卯氣生於房心爲宮天帝之明
堂故奏樂先奏圖鍾爲宮

又曰駕入撞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者按蕤賓位居午午
主陽主爲象王自外動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東廂
應者東爲陽陽主動明以靜主動使之相應也駕出撞黃
鍾右五鍾皆應黃鍾位居子子爲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之者西爲陰陰主靜
明以動告靜使之相和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八

廣古今五行記曰會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十二
分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帝命郭璞云啓
懷喪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八

又曰陝州黃河有銅鍾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陰
雨之日鳴聲響悲亮行客聞之莫不愴然

又曰晉中朝有人畜銅爲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打以白張
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可錯合輕則韻
乖自止

古今樂錄曰高廣中曰鍾皆奏時廟鍾也重千二百斤明

帝徒二鍾在南宮

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 華鍾薛綜注曰天子出則鳴蒲牢海中大魚名鯨海島中又有大獸名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合大鳴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擊之者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鍾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銅鍾相對鍾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唐書曰唐太宗召張文收於太常令與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

鐃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九

周禮曰以金鐃和鼓

宋史云廣漢什防人段祖以于鐃獻始興王 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寸四分圓如甯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合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鐃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後周書曰斛斯徵太常卿樂有鐃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鐃于也衆弗之信徵遂引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歡服乃取以合樂焉

樂書曰鐃于者以銅爲之其銅象鍾頂大復撮口弁上以伏獸爲鼻內懸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

又曰凡金爲樂器百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鐃曰鐸曰鐸
濁音曰鐃奴交切曰鐸如鍾而大鐃于也圓如椎頭上天下小
者謂金鐃和鼓鐸鉦也形如小鍾軍行爲鼓節鐃鈴而無
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五

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終

吳興陳杰分校

